

俠女復仇記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以北宋末年社会为背景的长篇新武侠小说。

故事发生在宋徽宗宣和年间，新任无锡知县林承忠，为官清正廉洁，铁面无私，上任不久便严惩了恶霸吴南，旋即遭到苏州知府蔡鲁等赃官的谋害，林承忠夫妇惨遭毒手。

林承忠的幼女玉凤和王兰逃离虎口，被九华真人收为弟子，苦练八年，成为一对身怀绝技的女侠。姐俩下山报仇，一路上惩恶扬善，除暴安良，同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展开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斗，终于报仇雪恨。

小说中刻画了玉凤、玉兰、石生、包忠等人物形象，并描写了他们纯真而美好的爱情。

小说传奇色彩浓厚，故事情节起伏跌宕，读来引人入胜。

目 录

第一章	狮山喋血.....	1
第二章	知县惩恶.....	20
第三章	忠良蒙难.....	43
第四章	深山磨刃.....	72
第五章	洞房刀影.....	105
第六章	古刹斗顽.....	130
第七章	灵堂行刺.....	161
第八章	黑店除孽.....	191
第九章	怒劈花贼.....	217
第十章	翠岭恋情.....	242
第十一章	恨满青楼.....	269
第十二章	夜袭蔡府.....	298
第十三章	火烧高宅.....	331
第十四章	身陷囹圄.....	359
第十五章	义劫法场.....	398
第十六章	虎丘论剑.....	428
第十七章	清理山门.....	463

第十八章	奸宄伏法.....	494
第十九章	兵临城下.....	526
第二十章	泪洒湖滨.....	560

第一章 狮山喋血

宋徽宗宣和二年四月。

春风又绿江南岸。小满过后，南国呈现出一派鸟语花香，生机盎然的景象。

在江南名城苏州，昔日喧闹的虎丘游人寥寥，姑苏城内街市萧条。老人呻吟，妇孺号哭，胆大的壮年汉子酒后大骂，发泄着心中的愤懑。贪官污吏骄奢淫逸，黎民百姓怨声载道。

夜里，苏州城外死一般的寂静。城内苏州知府蔡鲁的府衙里彩灯高悬，笙琴弹奏，曲调悠扬。十几个姑娘打扮得花枝招展，翩翩起舞，婀娜多姿。

堂上端坐一人。此人鼠目猴腮，稀疏胡须，年在五旬开外。他就是苏州知府蔡鲁。蔡鲁倚仗他的叔父，当朝太师蔡京的权势，在苏州一带抢男霸女，搜刮民财，无恶不作。

在蔡鲁左边坐着苏州兵马统制高富贵，年约四旬。他是京营殿帅太尉高俅的侄子。他患有白癜风之病，脸上有好多白花道，善使一杆方天画戟，弓马娴熟。他心毒手狠，人们送他一个绰号：“花面兽”。蔡鲁右边坐着一个三旬开外的壮

年汉子，此人面黑如铁，狮子鼻，豹环眼，满脸短钢髯。他就是蔡府的武术教师杨秋升，此人武功超群，助纣为虐，绰号“铁头太岁”。靠近高富贵跟前坐着的是苏州都监梁荣，此人四十多岁，是童贯的外甥。这四个坏家伙，一边饮酒一边欣赏舞蹈，十分得意。

一曲奏完，外面传来了打更声。蔡鲁歪头向窗外看了看，皱了皱眉，问高富贵道：“高将军，你派去的那两个人真的可靠吗？”

高富贵不加思索地说：“府台大人，您尽管放心就是。此二人都跟随卑职多年，办此区区小事，万无一失。”

“万一不成，可要坏了大事。高将军，你真的有把握吗？”

“当然，当然。府台大人只管放心。”

“可是，为何至今还迟迟没有回来？”

“也许是……我想快回来了，快回来了，府台大人不必担忧。”

“哼！”铁头太岁一拍桌案道，“高将军手下的人多是武功平平，倘若路上遇到武林高手，岂不误事！”

“哼！”花面兽也一拍坐案，两眼瞪着铁头太岁说：

“杨师爷，休得小看我！”

“罢了，罢了，杨师爷也是出于对此担心，我看就不要争辩了吧！”蔡鲁道。

就在这时，蔡府管家蔡福慌慌张张走进大厅，来到蔡鲁跟前小声嘀咕了几句。蔡鲁听了，勃然变色。

“哼！高将军，你，你……”蔡鲁大声道：“到底还是

误了大事！”

高富贵一惊，望着蔡鲁不知所措。

蔡鲁又朝歌女们猛一挥手，吼道：“滚！快给我滚出去！”

乐曲嘎然而止，歌女匆匆退出大厅。

蔡鲁对管家蔡福道：“还站着干什么，传我的话，叫他进来！”

一个身穿皂衣的汉子垂着头走了进来。他衣冠不整，左臂上划了一个口子，皂衣上血迹斑斑。

那汉子“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哆嗦着说：“诸位大人在上，小人该死！小人该死！”

蔡鲁向下看了看，冷笑道：“好哇，你回来了，事情一定办好了？”

“回大人，小人没，没有，没有。”那汉子结结巴巴地说。

高富贵厉声问道：“人头在哪？”

那汉子战战兢兢地说：“回大人，小人不曾取得那厮的人头。”

高富贵又问：“董霸又在何处？”

“回大人，董兄已被杀身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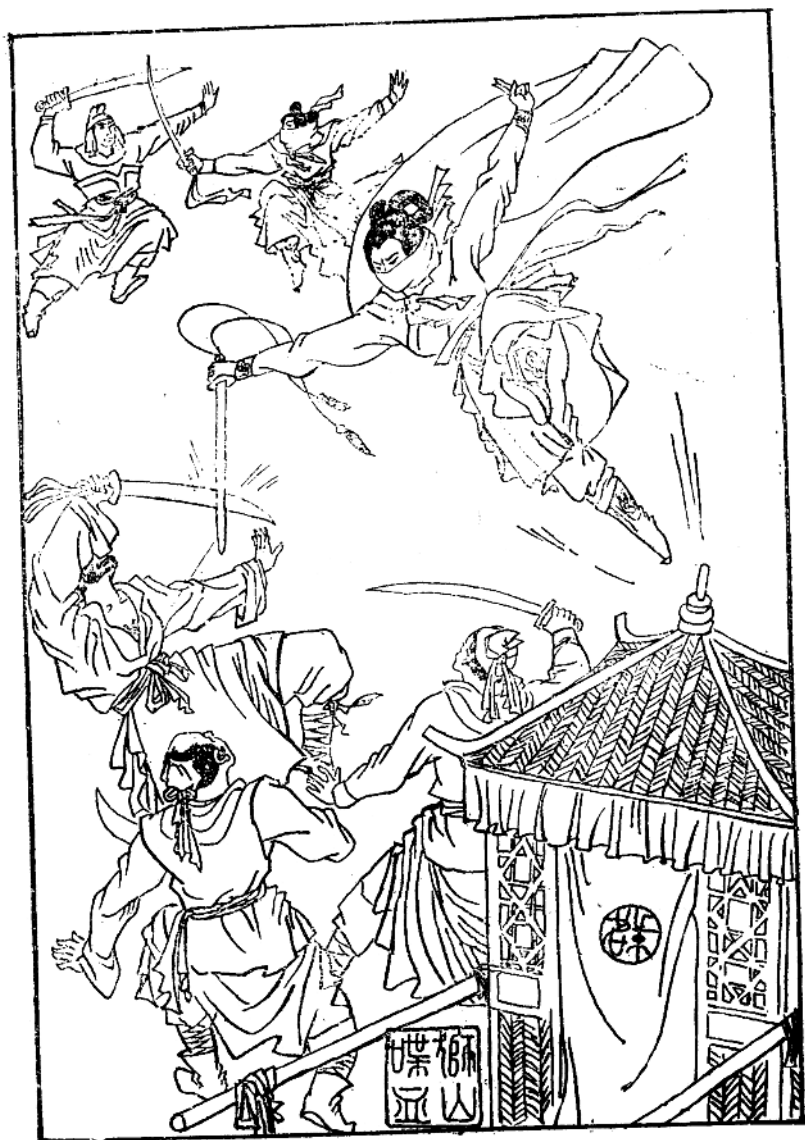
“什么？董霸死了？”高富贵问，“是谁杀死他的？”

“回大人，是两个女子。”

“啊，是两个丫头？姓什么？叫什么？从哪里来的？”

“回大人，小人不知。”

“她们长相如何？”



“回大人，两个女子用黑纱蒙面，小人看不清楚，只觉得她们两个生得一模一样。”

蔡鲁打断了高富贵的话，问那汉子道：“你且把事情的经过讲来。”

“是，大人。”那汉子道，“小人与董兄从来顾客栈尾随那客商，来到翠花岭虎头岩时，正欲动手，突然从林中窜出来两个蒙面女子，护住那客商。小人叫她俩休管闲事，那两个女子哪里肯听？小人与她俩动起手来。两个女子一个使柳叶单刀，一个使青龙宝剑，杀法甚是厉害。小人与董兄都不是她俩的对手，董兄被使剑的女子刺中前胸，当即身亡，小人被擒。”

蔡鲁又问道：“她问你话时，你是怎么说来？”

“回大人，”那汉子说，“小人遵照大人所嘱，没敢实情相告，只说我俩是反贼方腊手下大将石生的亲兵，受石将军所遣，来此劫道，以筹集饷银。”

“你真是这样说的？”蔡鲁又问。

“小人如有半句谎话，大人就砍掉小人的脑袋！”

“那两个女子去往何处？客商又往何处？”蔡鲁又问。

“回大人，他们的去向小人不知。”那汉子道，“那女子叫我跪着不准抬头……”

“哈哈，哈哈……”铁头太岁一旁冷笑着。

“你！你——”高富贵一拍桌案站起身来，用手指点着那汉子，大骂道：“无用的东西！你还有什么脸面回来见我！”

“哈哈……”铁头太岁还是冷笑不停。

高富贵怒不可遏，猛地抽出肋下龙泉宝剑，离座上前，用剑指着那汉子大骂道：“蠢货！我今日要你的命！”

那汉子连连叩头，哆哆嗦嗦好似捣蒜一般，连声道：“小人知罪！大人饶命！小人上有八旬老母，下有三岁小儿，求大人开恩！……”

“哈哈，哈哈，……”铁头太岁又是一阵冷笑。

“高将军且——”

蔡鲁下面的“慢”字还没有说出来，就听“噗”的一声，高富贵的龙泉宝剑就刺进了那汉子的胸膛，一股殷红的鲜血，喷涌出来。那汉子挣扎一阵，一命呜呼。

几天以后，探马飞报蔡鲁：钦命江南八府安抚使包忠，带着上方宝剑来到无锡县。

蔡鲁得报，慌忙召集苏州兵马统制花面兽高富贵，教师爷铁头太岁杨秋升，都监梁荣及团练使童海几个坏蛋到府衙商议。

“依下官之见，我等当速去无锡……”高富贵道。

“高将军所见正合我意，只是路上常有强人出没，反贼方腊常派刺客在路上埋伏，刺杀官吏，抢劫财物。半月前，安庆府马大人在狮子山被刺身亡，据说刺客是方腊手下大将石生所为。下官率兵搜寻多日，未见踪影……”

蔡鲁听到这里，心里激灵打了一个冷战。他知道，占据睦州的方腊，拥有数万大军，势力浩大，已夺得了好多州县，贪官污吏和土豪恶霸被杀无数。现在方腊正举兵攻打杭州，迟早也要发兵攻打苏州，一场恶战是无法避免的。

那个石生本是苏州人氏，与自己有杀父之仇，现率众投了方腊，成为方腊手下的一员战将。此人虽是少年，但武功盖世无双，智勇双全，剑术精奇，号称“江南第一剑”，贪官听了他的名字无不吓得魂飞魄散。为了对付方腊，蔡鲁已绞尽脑汁。如今朝廷又偏偏派了个安抚使包忠前来江南，这更使他头疼。那包大人乃是包拯之孙，原任监察御史，是一个铁面无私的清官，对于贪官污吏恨之入骨，被他弹劾的府州县官不下数十个，有的入了大狱，有的充军云南，有的抄斩满门。东京城内，蔡京、高俅、童贯、杨戩等奸贼早把包忠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为了谋害包忠，奸贼蔡京想出了一条毒计，奏请皇上，叫包忠督办江南八府，于路上加以谋害，再嫁祸于方腊。蔡鲁受蔡京之意，这才施了一条毒计，派人于路上刺杀包忠。奈何，高富贵派去的刺客遇上了两个蒙面女子，以致暗杀没有得手。

蔡鲁心中又怕又恨，外加埋怨。他暗骂高富贵是个大饭桶，悔不该当初听信了高富贵的话，派出两个无用的草包杀手，结果误了大事。如果听了铁头太岁杨秋升的话，在扬州城外杀死包忠，便无今日之忧了。

蔡鲁正胡思乱想着，忽听都监梁荣道：“为避免路上遇到不测，蔡大人还是不去为好。”

“怕他甚来！”铁头太岁杨秋升道，“贼将石生也好，蒙面女子也罢，他们既无三头六臂，也非罗汉下凡，天将降世，有何本事！诸位大人，为何长他人的锐气，灭自己的威风！杨某不才，愿去会那蒙面女子，再与那反贼石生较量一番！”

“这个……”蔡鲁一对老鼠眼睛贼溜溜地转悠了几下，忽然心生计，奸笑道：“诸位，我看就依高统制之见，我等明日启程。”

次日上午，一大队人马出了苏州府衙。好不气派，前有官差鸣锣开道，后有旗牌仪仗，一顶八抬大轿颤颤悠悠，轿子的前后左右都有武士护卫。

苏州城的市民们见是贪官蔡鲁来了，都急忙退避两侧，个个心中骂个不停。

大队人马出了西城门，便踏上了去无锡县的大道。

出城约百里左右，由于驿站被烧，道路破坏，行人不得不改道走小路。过午，这支人马来到了狮子山。

虽说狮子山海拔不高，实际上还称不上什么山；只是一片丘陵，可在当时也还是一个险要之地。狮子山方圆数十里古树参天，奇石怪岩遍布山丘，形如一只只巨狮卧在丛林之中。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强人出没之地，杀人害命之所。当地民间流传着一首歌谣：“来到狮子山，两腿直打颤，遇着索命鬼，那就算玩完。”

人马进入狮子山，兵丁们的心都忐忑不安。他们望着黑森森的古树和奇形怪状的岩石，心中祈祷着佛爷保佑平安无事，千万别遇到侠客杀手，一个个恨不得一步飞过去。

由于山路崎岖，坡陡道狭，兵丁又累又渴，偏偏走不快。苏州府兵马提辖周平在前领队，他见此状，连连催促道：“快走！快走！过了狮子山再歇息！”

“周将军，弟兄们实在走不动了，略歇片刻吧！”一个兵丁擦着额头上的汗水道。

“不行！不行！”周提辖道，“府台大人有令，不得在山林停留，违者立斩！”

兵丁们无奈，只得拖着疲倦的身子，艰难地行进。

一阵冷风刮过，大块的乌云涌来，顿时天昏地暗，浓云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

几道电光闪过，响起了隆隆的雷声。雷鸣闪电，山雨欲来。

“快走！快走！怠慢者斩！”周提辖手按刀柄，大声喝道。

一阵狂风刮过，下起雨来，雨中夹着冰雹。兵丁们冒雨而行。一阵急雨过去，乌云匆匆从空中掠过。

当轿子经过一块怪石旁时，突然，从这块怪石旁“噌”地蹿出来一个黑影，众兵丁吓得“哎哟”一声惊叫，停住了脚步。

周提辖定睛一看，只见一人手持单刀，从侧面飞步袭来。此人身穿皂衣皂裤，头扎皂巾，腰系皂色丝带，足登薄底皂靴，一条黑纱蒙住了下半个脸。人们看不清来者的面孔。

“啊呀，强盗来了！弟兄们快操家伙！”周提辖仓啷一声，抽出了腰刀，飞步向前。众兵丁们也急忙抽刀拔剑，准备格杀。

周平用手点指，大声喝道：“呸！劫路的强盗！竟敢如此大胆！你知道吗？这不是富户客商，没有值钱的金银珠宝，这是府台大人的轿子，休得拦劫！”

“我要的不是金银财宝！”蒙面人答道。

从那蒙面人的声音里，可以听得出来，这是一个年轻女子。

“哈哈！小妞儿！”周提精见是一个年轻女子，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他嬉皮笑脸地问：“你既不要金银也不要财宝，那是要抢人啦？我们这里尽是汉子，你是想要我们府台大人吗？哈哈！他正要取第九房姨太太呐！”

“混帐东西！好生无礼！”那蒙面女子大声道，“我要那知府狗官的项上人头！”

蒙面女子说完，一抖手中柳叶单刀，直奔轿子。抬轿的兵丁吓得“啊呀呀”乱叫，早把轿子丢在地上，四散奔逃。

周平一跃，手持单刀拦住了蒙面女子，喊了一声：“看刀！”轮刀就砍。

那女子用单刀架过，紧接着便使出了“小鬼推磨”，拦腰斩来。不等周平招架，刀法又变成了“凤凰三点头”，朝周平的哽嗓咽喉扎来。周平闪身躲过，单刀又变招术，一个“枯树盘根”，直奔周平两腿扫来，周平急忙来个“旱地拔葱”一跃而起，躲过了单刀，两个大战一处。那蒙面女子刀法甚是精奇，时间不长，周平就有点招架不住了。周平跳出圈外，朝看热闹的兵丁们大声喝道：“你们愣着做什么？还不快上！”

兵丁们这才醒过腔来，各举刀枪，一齐拥了上来。那女子东挡西磕，前撩后刺，柳叶单刀上下翻飞，一道道白光闪闪，杀得兵官死尸遍地。

周平手持大刀喝令众兵一齐上前，那女子且战且退，渐渐远去。

就在这时，只见又一个黑影从另一块岩石后面飞出，也是一个身穿皂衣皂裤，足登薄底快靴，黑纱蒙面的人。那人手持一口宝剑，寒光闪闪，夺人二目，直奔轿子。

守轿的兵丁吓得魂飞魄散，大声叫道：“啊，啊呀呀，不，不……好！有刺，刺客！快，快……来人呐！”

这时，众卫士都被周平带着去追杀另一个蒙面女子去了，轿跟前只剩下两三个年岁比较大的卫士，他们哪里是那蒙面人的对手？蒙面人手起剑落，三招二式，“刷，刷”两声，两颗人头早已滚落在地。

这个蒙面人飞身来到轿子跟前，不由分说举剑就刺，只听“啊呀”一声惨叫，一股鲜血从轿帘口处喷将出来。这个蒙面人又用宝剑将轿帘挑断，从轿子里一把将轿中人拖了出来，左手揪住头发，右手宝剑一抹人头，“刷”地一声切割下来，鲜血从脖腔里直往外涌。

当周平领着众兵丁返回轿边时，那个使宝剑的蒙面人早已踪影不见了。

在狮子山北面不远的一片松树林里，有一座坟墓，坟墓四周长满了蒿草，坟头立着一块石碑，上写着“大宋无锡知县林承忠之墓”。

那个提着知府人头的蒙面人来到墓碑前，将血淋淋的人头放在碑前，把宝剑上的血迹擦了擦，还入鞘内，解去蒙面黑纱。原来是一个极为俊秀的妙龄女子，看样子也就是十八九岁，生得如花似玉。柳叶眉，杏核眼，鼻若悬胆，唇若涂脂，玉米银牙口中含，两腮粉红如美玉，一头青丝秀发，身

段苗条，体态轻盈，真是一个绝代佳人。

只见这女子“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大声哭道：“爹爹呀……爹爹……女儿今日总算给您老人家报仇了……”

这女子正哭时，只见另一个蒙面人也来到了墓前。她把柳叶单刀插在地上，解下面纱。原来这女子的长相竟然与那个女子一模一样！几乎无法区分。两个唯一不同的是，使宝剑的女子在左耳后部有一颗如小豆粒大小的红痣。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什么不同之处。她怒视着那颗满脸血污的人头，多少仇，多少恨，多少悲，多少怨一齐涌上心头。“不把这狗官碎尸万段，难消我心头之恨！”她心里说着，突然从地上拔起柳叶单刀，走上前去，要将知府狗官的头颅砍烂。

她刚要挥刀，突然又停住了手。她双眼盯着知府的人头，惊叫道：“姐姐，你看，这人头——”

被称做姐姐的那个女子止住了哭声，扬起了脸，问道：“妹妹，你说什么？”

“姐姐，这颗人头是从哪里取得的？”

“是从知府乘的那顶轿子里取得的。”被称做姐姐的女子站起身来道：“知府坐在轿子里，我见妹妹已把卫士引走，便突然袭击，杀死了守轿的卫士，刺死了轿中的知府，而后取了这狗官的首级。”

“不，姐姐，我们受骗了！”

“妹妹，你说什么？我们受骗了？难道这颗人头不是那个狗官的？”

“对，不是。姐姐，你瞧，这是假发。”

姐姐仔细看去，只见狗官“蔡鲁”花白的头发原来是假的，已半脱落，露出了半个光秃秃新剃的光头来。妹妹用刀一挑，那稀稀疏疏的假胡须也掉了下来。不知是哪个老翁成了蔡鲁的替罪羔羊。

姐妹俩正在发愣，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两人一惊，急忙系上蒙面纱巾，操起刀剑，以防不测。

转眼之间，一队兵马已把姐妹俩包围起来。

三员武将顶盔贯甲，各执兵刃催马上前。

当中的一个，头戴紫金盔，身披鱼鳞紫金甲，鼠目猴腮，腊黄小脸，稀稀疏疏的黄胡须，胯下一匹黄骠马，手持一口宝剑。此人正是苏州知府狗官蔡鲁。蔡鲁的左侧一将头戴乌金盔，身披寒江甲，手持一杆方天画戟，胯下一匹闪电乌飞驹，他正是苏州兵马统制高富贵；右侧一将面似黑锅底，抹字眉，豹环眼，满部短钢髯。头戴黄金盔，身披黄金甲，手持一把金背大砍刀，他就是蔡府的教师爷铁头太岁杨秋升。

三将的身后有四五个亲兵卫士跟随。

狗官知府蔡鲁催马来离两女子几丈远处，冷笑道：“哈哈，我还当是什么英雄豪杰，敢在山路上劫杀本官，却原来是一对孺子没退的毛丫头！”

姐妹俩怒目相视，恨不得一下子把这个坏透腔的狗官一剑劈死。

“哈哈！”蔡鲁得意地笑道，“你们俩中了老夫之计了，你们杀了我府上的护院老仆，你们可知罪吗？”

“狗官！该千刀万剐的害人精！”姐俩骂道。